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
刑事上訴卷宗第 816/2009 號
合議庭裁判

一、序

A，其身份資料已載於卷宗，就澳門特別行政區初級法院刑事法庭對其作出的一審有罪裁判不服，向本中級法院提起平常上訴。

根據原審法院的有罪裁判，上訴人 A 被判處以共同正犯方式與同案其他嫌犯實施一項《刑法典》第一百五十二條第一款規定的「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被判處一年九個月徒刑，一項第 8/96/M 號法律第十三條及《刑法典》第二百一十九條第一款規定的「為賭博的高利貸罪」，被判處九個月徒刑，以及以直接正犯方式實施一項第 8/97/M 號法律修改的第 2/90/M 號法律第十二條第一款規定的虛假聲明罪，被判處七個月徒刑，三罪併罰，被處以二年六個月的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以及禁止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各賭場三年的附加刑。

上訴人就「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的判罪不服，提出上訴並結論如下：

1 - O recurso que ora se interpõe insurge-se contra a condenação da recorrente pelo crime de sequestro, que lhe é imputada a título de co-autoria material e na forma consumada.

2 - A ora recorrente não cometeu o crime de sequestro.

3 - A ora recorrente não teve qualquer intervenção no crime de sequestro praticado

na pessoa do ofendido.

4 -Nem tão pouco esteve presente no quarto do hotel onde tal crime ocorrera.

5 - Para além de não ter estado ali presente, a recorrente não participou, não colaborou, na deu instruções nem tão pouco auxiliou os demais arguidos em actos de execução do crime de sequestro.

6 - Os factos tidos por provados pelo Tribunal "*a quo*" não são suficientes para integrarem os elementos constitutivos do crime de sequestro.

7 -Não se provou que tenha havido acordo, execução ou auxílio por parte da recorrente no crime de sequestro ao ofendido.

8 - A condenação pelo crime de sequestro não se pode bastar com uma descrição genérica do tipo “... *os arguidos agiram livre, voluntária e conscientemente, tendo agido em conjugação de esforço, e tendo mantido o ofendido detido em espaço fechado, contrariando a sua vontade, e privando a sua liberdade de deslocação.*”.

9 -É imperioso que se prove e se drecavam factos concretos constitutivos da participação na execução do crime de sequestro.

10 -A decisão recorrida, nessa parte, é manifestamente insuficiente.

11 - Assim, o acórdão recorrido, na parte que condenou a ora recorrente na prática, em co-autoria material e na forma consumada, de um crime de sequestro, encontra-se eivado do **vício d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previsto na alínea a) do n.º 2 do artigo 400.º do CPPM.

12 - Se assim não for entendido, ainda assim, a decisão recorrida, nessa parte, encontra-se viciada por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revisto na alínea c) do n.º 2 do artigo 400.º do CPPM, já que quer a prova colhida nos autos, quer a prova produzida em audiência não fundamentam tal decisão.

NESTES TERMOS, nos melhores de Direito, com o sempre mui douto suprimento de V. Excia., deve o recurso ser julgado procedente, por provado, e em consequência, ser revogado o acórdão recorrido na parte que condenou a recorrente pelo crime de sequestro,

absolvendo-a.

檢察院就上訴依法提交答覆，認為上訴應被判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判。

隨後上訴連同原卷宗上呈至本中級法院，駐本院的助理檢察長依法作出檢閱，並就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提出其法律意見，並結論主張上訴的理由明顯不成立，應予駁回。

經裁判書製作法官依法作出初步審查，當中指出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應予駁回，並決定以評議會方式審理。

經兩位助審法官依法檢閱後，本上訴提交評議會審理。

二、理由說明

根據原審法院的一審裁判，下列者為獲證事實：

二零零八年八月四日大約十五時，在威尼斯人娛樂場帝王殿入口處，嫌犯 B 向被害人 C 搭訕，游說被害人借錢賭博。

同日大約十七時三十分，在上述賭場中場的 D 麵館內，嫌犯 B 將被害人 C 介紹給嫌犯 A；後者在查問過被害人的個人資料後，致電其“老闆”嫌犯 E，嫌犯 E 答應向被害人貸出款項賭博，並命令一名綽號“F”的男子及另一不知名男子到上述麵館夥同嫌犯 A 及 B 與被害人 C 商談借貸事宜。

在上述麵館內，被害人 C 同意向上述嫌犯借貸港幣五萬圓，條件是其在百家樂賭博中每當以 6 或 7 點贏出時，抽取該局投注額的 50% 作為利息。

同日十九時一分，嫌犯 A、B 與“F”帶同被害人 C 離開威尼斯人娛樂場，前往金沙娛樂場御匾會國際貴賓廳會合嫌犯 E。

在該貴賓廳內，嫌犯 E 將總面值港幣拾萬圓的賭廳籌碼交予嫌犯 A，由後者將其中五萬圓籌碼交予被害人 C 賭博。在賭博過程中，嫌犯 A 負責抽取籌碼作為利息，並將之交予嫌犯 E，而嫌犯 B 與“F”則負責在旁監視及兌換籌碼。

大約兩小時後，即二十一時許，被害人 C 將借款輸光之後，經嫌犯 E 同意，嫌犯 A 將剩餘的港幣五萬圓賭廳籌碼中的三萬圓以上述相同條件借予被害人 C，但由嫌犯 E 投注，嫌犯 A 負責抽取籌碼作為利息，嫌犯 B 與“F”則負責在旁監視及兌換籌碼。

大約兩小時後，被害人 C 再次將上述借款輸光後，再經嫌犯 E 同意，嫌犯 A 將剩餘的港幣兩萬圓賭廳籌碼以上述相同條件借予被害人 C 賭博，由嫌犯 A 負責抽取籌碼作為利息，而嫌犯 E、B 與“F”則負責在旁監視及兌換籌碼。

直至八月五日大約凌晨零時三十分，被害人 C 將上述借款輸光後，嫌犯 E、A 及 B 共抽取了大約港幣五萬圓作為利息。

上述嫌犯將被害人 C 帶往該貴賓廳休息區，嫌犯 E 將被害人的中國往來通行證影印，命令被害人寫下一張內容為“向朋友 B 借取十萬港圓，不計利息”的借據，同時命令嫌犯 A 及 B 將被害人帶往 G 酒店看守，直至被害人還清借款才能離開。

同日凌晨二時三十八分，嫌犯 A、B 與“F”帶同被害人 C 在氹仔 G 酒店大堂會合嫌犯 H 後，於凌晨二時五十分，嫌犯 B 以自己名義租下上述酒店 XXX 號房，並與嫌犯 H 將被害人帶入該房間看守。

約於凌晨三時至四時期間，嫌犯 E 透過一名綽號“T”的男子命令嫌犯 J 到上述酒店房間，與嫌犯 H 及嫌犯 B 會合，與彼等嫌犯一同看守被害人 C。

期間，嫌犯 H 及 B 命令被害人致電內地籌錢，嫌犯 H 更向被害人表示不還錢就不能離開。

直至早上十時五十五分，司警人員抵達上述酒店房間，並將在場的嫌犯 B、H 及 J 拘捕。

司警人員在嫌犯 B 身上搜出一部手提電話及一張 G 酒店發出租住上述房間的按金收據，該手提電話是嫌犯 B 實施上述犯罪行為時與其他嫌犯聯絡的通訊工具。

司警人員在嫌犯 H 身上搜出一部手提電話，該手提電話是嫌犯 H 實施上述犯罪行為時與其他嫌犯聯絡的通訊工具。

司警人員亦在嫌犯 J 身上搜出一部手提電話，該手提電話是嫌犯 J 實施上述犯罪行為時與其他嫌犯聯絡的通訊工具。

同年 9 月 4 日，司警人員在威尼斯人娛樂場截獲嫌犯 A。

司警人員在嫌犯 A 身上搜出一部手提電話，該手提電話是嫌犯 A 實施上述犯罪行為時與其他嫌犯聯絡的通訊工具。

另外，嫌犯 A 於 2003 年 9 月 10 日在司法警察局報稱其父親及母親姓名分別為 K 及 L。

嫌犯 A 提供上述身份資料時，是有意隱瞞其真實身份資料，以便在進入或逗留澳門時，免受警方之監控。

嫌犯 E、A、B、H 及 J 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共謀並合力在被害人不自願的情況下，將被害人拘禁於封閉空間內，剝奪其行動自由。

嫌犯 E、A 及 B 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共謀並合力在上述前提下向被害人貸出款項作賭博用，彼等目的是藉此獲取不當的金錢利益。

嫌犯 A 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為掩飾其真正的身份，逃避本澳警方之監控，向公共當局提供其明知虛假的身份資料。

嫌犯 E、A、B、H 及 J 清楚知道上述行為是法律所禁止及處罰。

根據上訴人在上訴狀結論的理由陳述而言，上訴人的上訴理據是原審法院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判處上訴人以共同犯罪方式實施一項「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

因此，認為原審判決犯有《刑事訴訟法典》第四百條第二款 a 項規定的「獲證明事實不足支持裁判」的瑕疵，若這一瑕疵不存在，則犯有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

然而，縱觀上訴狀的理由陳述，上訴人未有指出原審裁判如何犯有在審理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因此，這一主張明顯不成立。

就「獲證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的問題而言，上訴人所主張者是混淆了法律審判錯誤與這一規定於《刑事訴訟法典》第四百條第二款 a 項的瑕疵。

「獲證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是源於原審法院未有完全審理整個訴訟標的而導致的事實不足。

因此，只要原審法院有完全審理整個訴訟標的，則不存在這一瑕疵。

而事實上，上訴人亦無指出原審法院在審理訴訟標的時出現遺漏，故上訴人提出者不屬《刑事訴訟法典》第四百條第二款 c 項所指的瑕疵。

然而，根據上訴人在上訴狀所主張而言，上訴人認為單憑一審法院獲證的事實不能支持對上訴人判以「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

顯然上訴人所主張者是審判的法律錯誤問題。

以下讓本上訴法院審查是否存在審判的法律錯誤。

上訴人認為其參與事實的部份僅限於高利貸部份，被害人隨後因輸掉借款而被剝奪行動自由部份的事實沒有上訴人的參與，故上訴人不應被判處有實施「剝奪行動自由罪」。

然而，這樣的說法理由不成立，一如檢察院在其意見書所言，根據已證事實，上訴人接受同案另一嫌犯 E 的指示並以看守被害人為目的將被害人帶往酒店，再將被害人交給其他嫌犯帶上酒店客房禁錮。

因此，原審法院所認定的這一部份的事實足以支持認定上訴人有與其他嫌犯合謀及合力以分工方式參與了剝奪他人行動罪的實施計劃。

三、裁判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合議庭通過評議會表決，基於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裁定駁回上訴人 A 的上訴。

由上訴人支付訴訟費用當中包括 4 個計算單位的司法稅及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四百一十條第四款規定處以 4 個計算單位的制裁。

通知各訴訟主體。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於澳門特別行政區

賴健雄

蔡武彬

José M. Dias Azedo (司徒民正)